

《少年文艺》60年金品典藏书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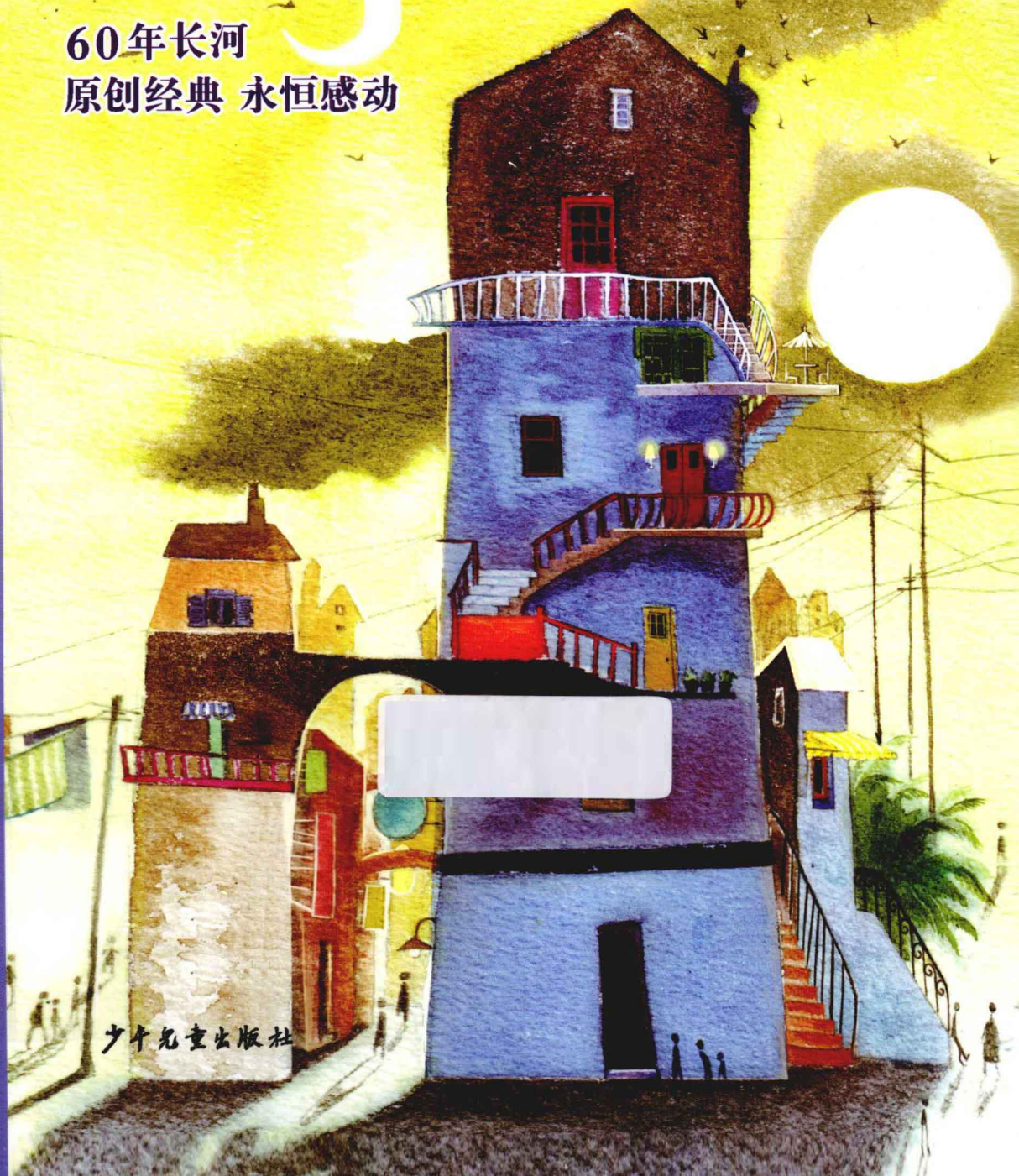
主编 周 晴 谢倩霓

星河流影

小说卷①

60年长河

原创经典 永恒感动



少年儿童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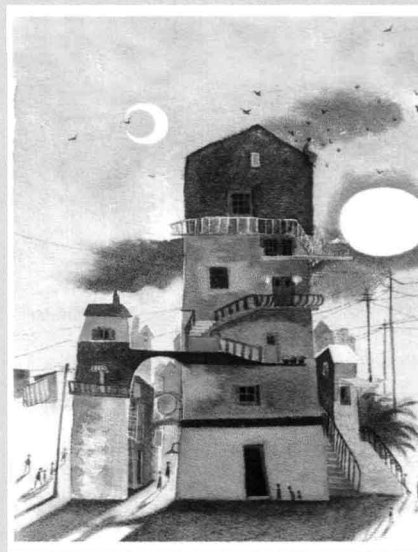
《少年文艺》60年金品典藏书系



星河流影

小说卷①

主编 周 晴 谢倩霓



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星河流影/《少年文艺》编辑部编.—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5

(《少年文艺》60年金品典藏书系;小说卷;1)

ISBN 978-7-5324-9284-8

I.①星... II.①少... III.①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小说集—
中国—当代 IV.①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55841号



《少年文艺》60年金品典藏书系

星河流影(小说卷①)

主 编 周 晴 谢倩霓

特约编审 周基亭 朱效文 任哥舒

《少年文艺》编辑部 编

封面图 贵图子

装 帧 陆 及

责任编辑 许丽勇 美术编辑 陆 及

责任校对 陶立新 技术编辑 陆 赟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址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地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少儿网 www.jcph.com

电子邮件 postmaster@jcph.com

印刷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20×980 1/16 印张 14.25 字数 176 千字

2013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4-9284-8/I·3572

定价 1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前言

1953年，由宋庆龄主席亲笔题写刊名并撰写发刊词的《少年文艺》杂志在上海创刊。作为新中国第一本少年文学期刊，她在时光的隧道中摸索前行，用年轻的步履见证纯文学的执著与追求，用纯净的文字记录新中国儿童文学的崛起与成长。

60年风雨兼程，我们始终在路上。这本杂志历经了数代人的汗水和努力，更见证了儿童文学大花园里一季一季蓬勃的盛开。在这里，新中国第一批儿童文学作家意气风发地上路了，他们带来了《小电话员》（李楚城，1953）、《没头脑和不高兴》（任溶溶，1956）、《歪冠子的小母鸡》（葛翠琳，1957）、《小茶碗怎样变成大脸盆》（任大霖，1959）、《猪八戒回家》（包蕾，1961）等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在这里，一批一批少年作者怀着朦胧的梦想和美好的向往出发了，李肇星、张抗抗、韩少功、陈丹燕、韩寒……他们少年时代的习作都曾在这里最初面世；在这里，曾经一次又一次冲破儿童文学题材的禁区，为百业待兴的新时期儿童文学开启了一扇又一扇明亮的窗口。《谁是未来的中队长》（王安忆）带来的关于好学生标准的重新思索和探讨，《今夜月儿明》（丁阿虎）、《小百合》（玉清）、《啊，少男少女》（张成新）等作品带来的少男少女朦胧而美好的情感，《独船》（常新港）带来的人性的挖掘和揭示，《赤色小子》（张品成）带来的特殊年代里的特殊故事……无一不形成一场又一场风暴，冲击着人们固有的思维和疆域，开拓出一片又一片神奇的领地；在这里，更是开启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至新世纪儿童文学的瑰丽盛典，《少年文艺》曾先后赴全国各地为当时

崭露头角的儿童文学主力作家召开了二十多场个人作品研讨会，有力地促进了当代儿童文学的健康发展，刘健屏、秦文君、沈石溪、梅子涵、孙云晓、董宏猷、郑渊洁、葛冰、王宜振、邱易东、徐鲁……一个个名字构成了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的亮丽风景线；当然还有更年轻一代的新生代作家，将他们的处女作或代表作交给了这里：彭学军、殷健灵、曾小春、老臣、薛涛、三三、饶雪漫、汤汤、李学斌、郁雨君、黑鹤、李丽萍、伍美珍、韩青辰、王勇英、李秋沅……

60年的风霜雨露，60年的岁月沧桑。这里，承载了多少人年少纯真的记忆，陪伴了多少人花季雨季的脚步。浪淘沙，我们在这里收获金粉，铸成十朵岁月凝聚的金玫瑰，奉献给所有热爱阅读的孩子，奉献给所有曾经因这份杂志的陪伴而让自己的少年时代光彩熠熠的曾经的少男少女们。这十朵金玫瑰是：小说作品选集六卷（《星河流影》《岁月花语》《逆光飞翔》《盛夏光华》《蓝调青春》《草长莺飞》），童话作品选集两卷（《云朵的牧场》《天使的呼吸》），散文作品选集一卷（《秋千的私语》），诗歌作品选集一卷（《青鸟的秘密》）。

在选编这些作品的时候，我们曾多次召集选稿会，听取多方意见，认真审读作品，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希冀将每一篇有艺术价值和文学史意义的作品奉献给读者，并希冀这些作品能以经过60年时间长河的洗濯而带来的经典品质显现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的成长轨迹和发

展面貌，以便给当代儿童文学的研究者提供一份

作品阅读的资料。但因种种原因，加上我们能力有限，难免会有遗珠之憾，希望以后还会有增补修订的机会。





目 录

勇敢的人	施雁冰 / 1
小电话员	楚 城 / 7
葱花	郁 青 / 17
邻座	杜 风 / 23
一把绿柄的小刀	闵光子 / 30
小干事	卞祖芳 / 35
看不起小事情的人	徐 良 / 43
队员的道路	崔道怡 / 50
瓜棚记	刘绍棠 / 67
小游击队员	王愿坚 / 86
省城来的新同学	陈炎荣 / 102
蜜蜂	永 春 / 111
姥姥	仇 重 / 116
一条抵人牛的故事	张 涵 / 120

小理发员	李广道 / 125
扫盲	袁 明 / 131
养鸭孩子的故事	孟左恭 / 138
陈志明和他五叔	张亢舟 / 142
借衣计	朱良仪 黄进捷 / 148
同桌	余 辰 / 153
小茶碗怎样变成大脸盆	任大霖 / 168
小鸽子	蔡其康 / 180
小筏夫	崔前光 / 185
藕	浩 然 / 191
换了人间	徐 慎 / 198
狗的天堂	沈 寂 / 208
雪里的春天	吴树声 / 216



勇敢的人

施雁冰

早晨，太阳刚升起，在新铺的煤屑路那一头，发出“沙沙”的声音。这时，走来了两个人：一个矮的叫陈国根，戴着顶白色的鸭舌帽，白衬衫的翻领里，露出黄球衫鲜艳的边；高的一个是金伟德，左手拿着篮球，手臂又在腰里弯成三角形，像个运动员似的，大摇大摆地走着。

“今天放学后四点钟，在我们学校的大操场练球，”金伟德说道，“我们约定了，明天勇敢队和白鸽队赛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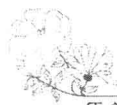
“四点钟？我要参加中队报编辑委员会议，还要出中队报呢！”

“哦！你‘蹿’上了，做了好学生了，中队报编辑委员，你就不管我们球队了！”

金伟德的话给了陈国根一个很大的侮辱。“好学生”的意思就是说在学校里规规矩矩，一点不“勇敢”。陈国根立刻辩解道：“我不像你讲的那样，我高兴开会就开会，不高兴开会就不开！”

金伟德拍了一下陈国根的肩膀说：“看你有这勇气！”

“当然！”



金伟德在明光中学初中一年级念书，在他们班里有好些“勇敢的人”。譬如说，人家要排队集合，他们可以大摇大摆地在后面走，上课时，他们偷偷地在下面变戏法。有一天，他们用火柴烧灼了练习簿，立刻把练习簿从自己位置上丢出去，一股烟往上升，全教室都骚动了，他们却哈哈大笑起来，“勇敢的人”真做得不坏！

陈国根在小学里念书，因为和金伟德是邻居，两人很接近。他很赞成金伟德这种“勇敢”的说法，他要把自己做成一个英雄好汉，在无论什么人面前都不屈服，不低头，当然也包括金伟德在内。为了让金伟德看看自己的“勇敢”，下午四时他就没有参加中队报编辑委员会议，偷偷地从学校里溜了出来。

回家照例又是很晚了，祖母已经在洗碗筷，她咕哝着说：“又是那么晚，那么晚，我恨不得揍你一顿！”

“现在民主了，要说服教育，可不能打。”

祖母一面把专门为他留下的菜拿出来，一面皱着眉头说：“我一直在说服你，可是你一直不听。”

其实，祖母的话他是听到的，有的时候也觉得很对，自己要改掉错误，但他一“勇敢”起来，就完全忘了。譬如说，现在他正在想：明天遇见中队报编辑委员怎么办呢？一个想法，是金伟德的声音在说话：“不能向他们‘坦白’，这表示你屈服了，多没出息的胆小鬼！”另一个想法，是陈国根的良心在说话：“明天决定不参加球赛，把中队报上的图画好，然后向编辑委员们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样，他们不会怪我的！”想到这儿，陈国根的脸热辣辣的，觉得很不好意思。后来，他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对中队报编辑委员说：“哦哟哟！我昨天肚子痛，站也站不直，所以没法开会。”这样说了，再退出中队报，保证同学们不知道，自己也并不曾向他们“屈服”。

第二天，陈国根把黄球衫脱了，他决定不参加球赛，同时设法不碰见金



伟德。

班里，许多同学围着中队报在看，陈国根远远望过去，看见上面写着蓝色的还有红色的标题，真不差，出版啦！陈国根松了口气，忽然有人叫了起来：“这算什么？空着方方的两块，每次出中队报总是这样。”

“图为什么不画上去？空着干什么？陈国根为什么不画图？”

陈国根刚跨进教室门，右腿便缩了回来，有人拍拍他的肩膀，副中队长王林皱着眉说：“陈国根，你这算什么意思？每次出中队报你总是逃走，弄得中队报没有图画，编辑委员里，除了你以外，没有一个人会画图，你是知道的。”

“今天我肚子痛，哦哟！站也站不住！”

王林严厉地说：“你应该对全体同学负责，瞒着同学，不做工作去打球，这是不体面的事！”

陈国根抽了一下鼻子，他想：完了，事情拆穿了。他索性不管它，为了表示自己“勇敢”，就大声地说：“我本来要画的，你们骂我，我就不画了，我本来没那么空！”陈国根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从衣橱里拿出那套黄色球衫，“反正闹翻了，那就打球去算了。”

中队报没有补画上去，空格里写上了批评陈国根的稿子，陈国根看了眼中冒火，拿起粉笔，在中队报上打了一个“×”又打一个“×”。他表示自己不屈服，以后不再搞中队报了。

班里，都议论着中队报的事，大家不能容忍像陈国根那样的编辑委员，中队里展开了讨论，撤销了陈国根的职务，由副中队长王林代替。

陈国根希望有这么一天，中队报编辑委员的图画不好，于是大家来求他：“陈国根，请你帮帮忙吧，仍旧当编辑委员吧。”于是他就替他们画图，不然，他再也不替中队报画图了。每次中队报出版的时候，陈国根总要斜眼望它一下，只见黑板上满满的，有图有字，同学们围着它，称赞着。陈国根



喊道：“那只兔子画得像什么！耳朵竖得那么高，像角一样。”

他的话并没有得到同学们的赞同。

“兔子惊慌的时候是那样的。”

“你又不肯画，画了总比空着一块好！”

女同学尖声说：“陈国根神气，高兴画就画，不高兴画就不画！”

“这算什么呀！”王林说，“要是有什么错误，谁都可以指出来的。”

陈国根脸色发红，生气地咬着牙。

教室里也不像从前那样了。本来，上美工课是陈国根感到最快乐的，那时候，老师特别把他的图画拿出来给同学们看，同学们赞美着，但是现在好像谁都不知道班级里有个画图能手了。

只有王林坐在陈国根的旁边，每次总要把画在中队报上的画稿给陈国根看：“你看这张图怎样，要是有什么错误，请你指出来！”

陈国根为了表示自己不“屈服”，冷冷地说：“我不知道。”第二次王林又问了，他还是回答那句话，不过声音比较和缓些，讲完以后，他就难过起来：为什么要那样说呢？第三次王林又问他，他说：“我看不出什么。”说完就转过身去，跑开了。

当王林在中队报上画图的时候，陈国根总是很羡慕地望着，他感到能在中队报上画图是一种幸福，因为有很多同学支持着王林，王林是英雄啊！但是，自己又不能参加工作，不是吗？他的职务已经没有了，同学们不赞成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对同学们说：“我愿意为中队报画图。”但这样不是向他们屈服吗？“勇敢的人”不应该如此的。最好是同学们说出来，但同学们始终没有说什么。

学期快结束了，毕业考试过后紧接着要开联欢会，请家长们出席，因此教室必须重新布置，中队报上必须画更漂亮的画，大家的工作更忙了。中队报编辑委员会要编一个大型的也是最后的一期墙报，用纸头贴在两块黑



板上,这样,原来编辑委员的人数就嫌少了。

“我们要请三个同学帮忙画图。”王林说。

一个同学举手报了名,接着,第二只手也举起来了。陈国根站了起来,声音发抖地说:“同学们,我愿意……”

教室里立刻骚动起来,有的人说他又要把中队报搞坏了,有的人说,假如中队报里再空着豆腐干似的一小块东西怎么办呢!

王林站起来说:“我赞成请陈国根帮忙,我相信他是勇敢的,会改正自己错误的。”

下课后陈国根把手伸给王林说:“谢谢你!”

“别客气!”

陈国根咽了一口唾沫,吞吞吐吐地说:“不过这并不是说,我向你‘屈服’了。”

王林笑着说:“不是谁向谁屈服,勇敢的人,是善于改正自己的缺点的。”



从厨房里传来了煎鱼的香味，祖母今天很高兴。陈国根伏在自己的书桌上，精细地画着那张报头，他差不多半个身子都趴到桌子上去了，因为这是一张很大的报头哪！

祖母愉快地说：“你自己会管自己，遵守学校纪律的事，我用不到再说服你了。”

“本来嘛！我已经十三岁了，勇敢的人是善于改正自己的缺点的。”不知怎么的，他重复了王林的话。

这时，外面有人敲门，金伟德走了进来：

“喂！打篮球去！”

“我在画中队报报头呢，改天吧！”

“哦！一本正经，做了好学生啦！”

“的确是这样，破坏集体的纪律，并不光荣！”

金伟德愣了一下说：“我想你是害怕了。什么人要骂你？你向他们屈服了不是？”

“我没有向谁屈服，倒是你向自己的缺点屈服了，你这样就算勇敢吗？以后你会知道的！”

陈国根一面说，一面在报头上画和平鸽，他要把这幅图画得很好，作为自己改正错误的开始，同学们会赞成他的。



图 张乐平

（原载 1953 年第 8 期）



小电话员

楚 城

电话员小黄，从装有军用电话总机的草房里走出来，在门口停了一下，立刻从通往前线各地去的一大把电话线中，找着了一根橙黄色的电话线。

“张排长，只有一根黄线吗？”

“只有一根，”屋子里的声音。随着声音走出来一个人，“努，它是通到二连观察所^①去的，你跟着它走，保险不会出错儿。”

“好的，我现在就去！”

“不过要当心些，别摸到敌人那儿去啊！”张排长笑着说。

“如果那样，我就带几个俘虏回来。”

两个人都同时笑起来了。小黄挥了一下手，迈着大步，跟着这根黄线向前线走去了。

在这广漠的淮海平原上，积雪还没有融化，天冷得要命，西北风一阵紧

^① 观察所是炮兵部队的一种组织，它设在最前线，用观察镜侦察敌人的行动，在射击的时候，观察员能校正大炮射击的偏差，精确计算射击目标的距离，用电话报告给炮兵指挥员。它是炮兵的眼睛。



似一阵。小黄紧紧地裹着棉大氅，很快地向前走着。他只有十五岁，在炮手们面前，他还是一个孩子呢。炮手们很喜欢他，亲昵地叫他“小娃儿”，或者“小鬼”，虽然他是有姓有名的——他叫黄文华，但是人家都把它忘了。

再向前四五里路，就是淮海战场。但是现在听不到炮声，也听不到枪声，只有“大傻瓜”^①在上空发出嗡嗡嗡的单调的声音，像唱催眠曲，吵得人头昏脑涨。

“唱个歌儿吧！”他想，因为一个人走路实在冷清清的。于是他拉开嗓子：

向前！向前！向前！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脚踏着祖国的大地，

背负着民族的希望，

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随着进行曲的节奏，他挺起胸膛，雄赳赳地开步走。雪被他沉重的步子压得吱吱地响。

唱完一支歌又来一支，唱着唱着，前面一条交通壕挡住了去路，他停下脚步，嘴里还在哼着，忽然他不唱了。因为他只顾唱歌，早把那根黄色电线忘了，现在它在哪儿呢？他应该怎样走呢？

“真捣蛋，他妈的！”

他搔搔脑袋，无可奈何地沿着原路往回走。走了好远，他才在一个交叉路口找着了它。然后，他两眼紧紧地盯着这根电线，迈着大步，向前走去。

电话线通到一个被炮火摧毁了的小村子背后去了，这个村子，现在只

① “大傻瓜”是指敌人的运输机，因为它又大又慢。



剩下一些断壁残垣，大树被削剩二尺多高的杆子。在一个土墙旁边，电线转了一个弯，通到战壕里去了，小黄也跟着跳进战壕。

这里已经是前线，再过去二百多米，就是敌人的战壕，敌人的地堡。

小黄沿着战壕向前走了不远，他发现有两个人站在一个三脚架的旁边。架子上装了两个圆筒，一直伸到战壕上面去。他知道这就是炮兵用的观察镜。他在这儿停止了。

“小鬼，你找谁，啊？”观察镜旁边的人问他。

“找二连观察所。”

“榴炮二连？”

“是的！”

“哦，就是这儿。”

小黄掏出了介绍信，交给他，并行了个礼。

“好的，我刚才已经接到电话了，我们正需要人呢！”观察员看完信，就把他领到防空洞里去了。

防空洞很宽大，角落上有一张小木桌，桌上放着一架军用电话机，旁边坐着一个疲惫不堪的电话员。

“张子成，你去休息一会儿吧，通信连派了一位小同志来接班了。”他说完，又回到观察镜旁边去了。

“一个小娃娃，能行吧？”张子成睁开了通红的眼睛打了一个呵欠，用不信任的眼光瞧了他一下。这种不客气的态度，使小黄很不高兴。

“你当了多长时间电话员呀？”小黄反问他。

“一年多些。”他又打了一个呵欠。

“哦，资格并不比我老嘛。我已经干了两年电话员啦！”

“真的吗，不吹牛？”

“吹牛？吹牛是这个！”他伸出了一只小拇指，“革命军人还有说谎的吗？”



“好吧，那你就干吧，你知道我已经两天两夜没闭上眼了。”他的声调很缓和，说完就离开小桌，在铺有麦草的地上躺下。身子刚靠着地，他就呼噜呼噜地打鼾了。

太阳落山了，西方的上空出现了粉红色的美丽的云彩。在观察镜前面，观察员陈国良和张登科正在紧张地监视着敌人。就在眼前这片方圆几十里的平原上，几十万蒋匪军被我们四面紧紧地包围着，十天来，匪军们已经发动了几十次冲锋，妄想突出重围，但是每次都被打得焦头烂额。现在，只要敌人一有动静，观察员们就会立刻报告指挥员，用猛烈的炮火来打击他们。

“老张！过来看看。”陈国良紧张而小声地招呼张登科。

张登科很快地把眼睛凑到镜头上。陈国良说：“喏，在十字线^①右上方，魏老窑^②东北，敌人好像在运动。”

“嗯，是呀！杜聿明^③这小子又想玩什么花样啦！”

噚——噚——噚！

张登科的话刚说完，魏老窑的背后就传来了几声低沉的声音，立刻头顶上就发出了尖锐的撕裂声：

嘶——呼——呼——嘶——

紧接着在观察所后面三百多米远的地方，发出了巨大的炮弹爆炸声音。

整个战场醒来了。

“陈观察员，电话，二〇—^④的电话！”小黄在防空洞里喊。陈国良接过电话：

① 观察镜上刻有十字线，线上有刻度，以计算距离。

② 魏老窑是淮海战役中一个敌人的据点，在战场南方。

③ 杜聿明是淮海战役国民党军主要将领之一。

④ 战争时，军事指挥员通常不称呼姓名和职位，而以号码代之。二〇一是指挥员的代号。